



*Jacques Derrida and Classics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德里达与欧洲思想 经典的对话



李永毅 / 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11XWW007)资助

德里达与欧洲思想经典的对话

Jacques Derrida and Classics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李永毅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中作者选择了欧洲思想史上六个重要阶段(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的十四位杰出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艾克哈特、但丁、蒙田、卢梭、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索绪尔和胡塞尔,深入探讨德里达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的解读,并结合学术界的评析和自己的理解,比较德里达与他们的异同,以提供观察德里达和这些思想经典的多种视角。这场思想之旅表明,德里达一生都在与传统对话,他涉及的议题也都是欧洲哲学、政治学、神学、伦理学、文学的核心议题。他总是从侧面、边缘进入传统,在不同文本之间的裂隙,在同一文本的不同接受时刻的裂隙,在论证和辩解的空白处寻求意义,这种策略使得传统呈现出令人惊讶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里达与欧洲思想经典的对话 / 李永毅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3-047759-0

I. ①德… II. ①李… III. ①德里达(1930~200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3086 号

责任编辑:阎 莉 王瑞媛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32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解构主义理论兴起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对德里达等人的核心概念和思想进行剖析，试图勾勒出一个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二是从渊源和影响的角度出发，考查德里达在西方思想谱系中的地位；三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尤其是讨论解构主义与东方佛学和道家思想的相似性；四是应用研究，以解构主义的术语框架和思维方法去讨论文学、翻译、历史、伦理、政治、宗教等议题。此前的研究无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对解构主义的理解有概念化的趋势，二是过分夸了解构主义反传统的一面，使得解构主义几乎成为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代表，导致了学术圈内外对解构主义的普遍敌意。这固然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德里达晦涩玄奥的文风和不乏煽动性的措辞，但研究方法不适合解构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解构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寄生于其他文本、避免正面立论的写作策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解构主义从根本上反对总体性写作，反对用宏大体系的暴力压制历史经验和人类思想的具体性、独特性和丰富性。另外，德里达深信，我们永远是内嵌于传统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考察的是那些铭刻在西方传统中思想与思想遭遇的时刻，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向我们解释传下来的是什么，而是为了发现思想传递的过程如何塑造了传统，如何赋予其权威和合法性，并让那些已经固化的“观念”重新成为“问题”。因为德里达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根据这样的理解，阐释解构主义的最好方式不是越俎代庖地替德里达总结其思想的“要义”，而是在他与传统文本的碰撞中捕捉思想的“灵光”，让这些星星点点的光亮逐渐组成星座的图案。

本书便是这样一本研究著作，它的时间跨度达两千年，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展示德里达思想之丰富，视野之开阔。作者选择了欧洲思想史上 6 个重要阶段（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期、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 14 位杰出思想家——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艾克哈特、但丁、蒙田、卢梭、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索绪尔和胡塞尔，深入探讨德里达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的解读，并结合学术界的评析和自己的理解，比较德里达与他们的异同，以提供观察德里达和这些思想经典的多种视角。

古希腊传统是德里达一再返回的地方。学界常把德里达视为柏拉图的敌人，但本书作者通过对《播撒》《明信片》《虚渊》等著作的细读，提出德里达在精神气质上与柏拉图是相近的。这不仅体现在柏拉图的主题变成了德里达的母题，更体现在两人相近的精神气质上，特别是对待哲学的本真态度——把“哲学”理解为对“智慧”的“爱”，理解为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词语、术语、话语预先限定的一门学科。相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受到了德里达的质疑。本书着重考察了德里达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中自解构现象的分析。时间、语言、文学、伦理、主体等形而上学的重要概念都是建立在隐与显、内与外、普遍与特殊、因与果、同与异等核心二元关系的基础上，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德里达却发现这种划分本身总是自相矛盾、顾此失彼、难以掩盖理论的裂隙。

德里达与中世纪思想的对话主要是在神学领域展开的。确立基督教正统神学的奥古斯丁与质疑一切制度化宗教的德里达之间有很深的渊源，两人不仅经历相似，而且在思想上也有相通之处。不仅奥古斯丁系统提出的阐释理论有诸多可与解构主义相互印证之处，他对上帝和圣经本身的论述如果解读为阅读的寓言，也会从令人惊异的新角度澄清德里达的一些貌似极端的观点。自解构主义诞生之初，德里达与否定神学的关系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德里达早期关于延异等概念的论述和晚期关于弥赛亚精神等术语的阐释都与否定神学有或明或暗的相似，尤其让人联想起德国 13 世纪否定神学的代表人物艾克哈特的著作。早期的德里达刻意划清解构主义与否定神学的界限，晚期的德里达则主动在否定神学中为解构主义寻找资源。

文艺复兴是欧洲思想转型的阶段，一个怀疑与信仰交织的时代。但丁和蒙田都是德里达关注的思想家。但丁的“幽暗林间”正如德里达痴迷的“荒野”，象征着神秘、不确定和人类个体形而上的孤独。萦绕两人一生的问题都是：个体如何用有缺陷的语言与他者（他人和上帝）交流，如何用有形的语言见证无形的信仰，如何从文学的虚构抵达信仰的真实。蒙田把怀疑看成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从气质上说，德里达与蒙田有契合之处。蒙田的写作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德里达暗合，他往往拒绝占据结构的中心位置，从而避免了确认结构合法性的循环论证，他更喜欢游移在中心和边缘之

间，揭示中心的临时性和浮动性，把读者的目光引向结构之外。

德里达常被视为启蒙传统的背叛者，然而他对卢梭、康德的解读却表明，这种认识难以成立。德里达固然在《论书写学》等著作中以补替的逻辑剖析了卢梭的起源梦想和怀旧情结，揭示了自然/文化、语音/书写、文明/野蛮、自我/他人、法律/暴力等二元对立结构的内在矛盾，但在相当程度上他仍是卢梭的同道，继承了卢梭的伦理遗产。关于康德，德里达更明确表示自己是“极端康德主义者”，“比康德更康德”。从德里达的论题和论证套路看，他的思想受到了康德的极大影响。康德的“X without X”表述模式和现象之物/自在之物的划分为德里达的神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讨论提供了基本框架。德里达关于理性、宗教、信仰、道德、美、历史等问题的核心思想也与康德有很深的渊源。他是启蒙传统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但不是背叛者。

19 世纪是欧洲形而上传统集大成的时期，也是哲学发生重要裂变的时期，黑格尔、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德里达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德里达眼中，黑格尔是一个双重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他也标志着哲学死亡的开始。德里达所说的哲学是西方传统模式的哲学，它的终结反而会给思想以自由。从《论书写学》到《丧钟》再到《哲学的边缘》，德里达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正是那些被黑格尔驱赶到边缘的因素最终敲响了绝对知识的丧钟。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深渊是悖论、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象征。他和克尔凯郭尔一样，都对抵抗传统哲学总体性叙述的“深渊”体验深感兴趣。他们认为，人不应寻求形而上学式确定性的庇护，而应勇敢地面对世界的未知与风险。只有把他者真正当作他者，自由、责任和信仰的空间才会敞开。只有承认决定的不可决定，才能以公正的名义不断更新人类的观念和制度。德里达和马克思这两位杰出的犹太思想家既有重大的分歧，也有深刻的契合。德里达用弥赛亚精神和幽灵性的概念重新阐发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救世承诺和开放的未来框架。但他又相信，由于对幽灵性的异质因素的抑制，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开掘其弥赛亚精神的潜力。当然，德里达对马克思的理解同样受制于他自己的局限，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欧洲传统“在场论”的畏惧，结果冲淡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和批判性。尼采是德里达一贯欣赏的思想家。德里达和尼采批判西方主流哲学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传统的上帝、逻各斯、绝对精神等概念都代表了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宇宙观，没有给时间性和历史性留出空间，从而也就扼杀了未来。按照他们的理解，文本、主体、伦理、教育和传统本身都是向未来敞开的，不可能也不应该禁锢于一个预设的框架中。哲学需要承担起

重估一切价值的责任，开辟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20 世纪，众多思想潮流与解构主义的关系，学界已经讨论甚多，本书只选择了索绪尔和胡塞尔两位思想家。索绪尔所命名的语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系统，这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语言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这个系统中，语音和书写都不具备实体地位，都只是语言差异性、关系性、反向性原则的外显形式；符号是非物质性的、心理的，其值是由系统赋予的。德里达一方面从他的差异性原则发展出了延异这个解构主义的核心术语，另一方面也误读了索绪尔理论中貌似形而上学传统的因素。就思想倾向而言，索绪尔和德里达有不少相通之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脱胎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对德里达的影响持续一生。德里达认为有两个胡塞尔，一个被萦绕不去的结构情结束缚，执着于在场和观念的纯粹性，另一个更强调发生和变化，呈现出世界和自我中的他性。由于前一种倾向的制约，胡塞尔未能充分挖掘出现象学的潜力。胡塞尔试图为知识和意识找到一个自我同一的在场源头，德里达却相信，一切在场都不可避免地不在场所浸染，但这种不在场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超越了在场/缺席二元逻辑的“踪迹”。

从这场思想之旅可以看出，德里达一生都在与传统对话，他涉及的议题也都是欧洲哲学、政治学、神学、伦理学、文学的核心议题，诸如逻各斯、本体、存在、超验、理性、意识、普遍性、公正、民主、等级秩序、暴力、上帝、末世论、宗教性、自由、责任、决定、自我、他人、隐喻、修辞、语言、符号等。解构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我们抱着寻求某种体系、某种总体性的方式去阅读传统，其结果就会是让总体性先入为主的结论压制了一切与结论不相容的个案，抹平了在各个历史时刻、在各个事件的现实性之中的特殊性。而如果我们以德里达的方式从侧面、从边缘进入传统，在不同文本之间的裂隙，在同一文本的不同接受时刻的裂隙，在论证和辩解的空白处寻求意义，传统就会呈现出令我们惊讶的丰富性和生命力。以这种方式阅读中国历代的文本，或许我们就能在西方体系主导下削足适履的阐释和传统体系主导下旧调重弹的阐释之间开拓出新的空间。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解构主义本身的理解，也为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

李永毅

2016 年 1 月

目 录

前言	i
第 1 章 德里达的遗产	1
1.1 身前身后名	2
1.2 越界的写作	5
1.3 播撒的文本	7
1.4 分裂的影像	9
1.5 风格的秘密	13
1.6 共时与历时	17
第 2 章 真理与伦理：德里达与柏拉图	21
2.1 差异、延异和起源的追寻	22
2.2 虚渊、创世和阅读的逻辑	24
2.3 书写、药和修辞的魅惑	26
2.4 知识、德性和哲学的伦理	29
2.5 信仰、科学和无宗教的宗教	30
2.6 结语 爱柏拉图，更爱真理	32
第 3 章 形而上学的自解构：德里达与亚里士多德	34
3.1 隐与显：时间概念的自解构	35
3.2 内与外：语言概念的自解构	37
3.3 特殊与普遍：文学概念的自解构	39
3.4 因与果：伦理概念的自解构	41
3.5 同与异：主体概念的自解构	43

3.6 结语 德里达的自解构.....	45
第4章 上帝、圣经与阅读的寓言：德里达与奥古斯丁	46
4.1 预表论与意义的预定.....	47
4.2 忏悔体与阅读的双重性.....	49
4.3 关系神学与内置的读者.....	50
4.4 圣经的难度与阅读的伦理.....	52
4.5 意义之锚与文本之网.....	53
4.6 上帝创世的悖论与作者/作品的关系.....	55
4.7 结语 剧本与表演.....	57
第5章 朝向上帝的否定之路：德里达与艾克哈特	59
5.1 延异与上帝源的异同.....	59
5.2 否定神学的独特形态.....	62
5.3 上帝源的解构特征.....	65
5.4 告别与回归上帝.....	68
5.5 结语 荒野与应许之地.....	70
第6章 语言与信仰：德里达与但丁	71
6.1 文学与欺骗	72
6.2 真理与自欺	74
6.3 承诺与信仰	76
6.5 语言与翻译	77
6.6 延异与意义	80
6.7 结语 巴别塔的多米诺效应.....	82
第7章 结构的悖论：德里达与蒙田	84
7.1 异域想象与中心置换.....	84
7.2 千面谎言与语言困境.....	87
7.3 逊位作者与隐秘操控.....	88
7.4 法律权威与神秘暴力.....	91
7.5 神圣友谊与政治伦理.....	92
7.6 结语 残余的恐惧.....	95

第 8 章 起源的梦想和补替的逻辑：德里达与卢梭	96
8.1 旋律、和声与虚构的自然	97
8.2 语音、书写与区分的力量	99
8.3 文明、野蛮与傲慢的偏见	101
8.4 自我、他人与变幻的边界	103
8.5 法律、暴力与公正的可能	105
8.6 结语 公正的梦想	107
第 9 章 准超验与新启蒙：德里达与康德	109
9.1 理性的疆界与宗教的来源	110
9.2 上帝的道德证明与原初信仰	112
9.3 不可理解的律令与无法决定的决定	114
9.4 无目的的美与无源头的艺术	116
9.5 形式偏好与历史判断	118
9.6 结语 德里达的康德模式	120
第 10 章 绝对知识的瓦解：德里达与黑格尔	122
10.1 希腊与希伯来：哲学的暴力	123
10.2 时间与非时间：两种公正观	125
10.3 深坑与金字塔：虚妄的语言等级	127
10.4 署名与作者：确定性的消失	130
10.5 死亡与辩证法：普遍机制	132
10.6 结语 傲慢的遗产	134
第 11 章 在深渊边缘：德里达与克尔凯郭尔	136
11.1 哲学、科学与文学	137
11.2 反讽、沉默与主体	139
11.3 信仰、宗教与未知	140
11.4 他者、责任与伦理	142
11.5 法律、公正与决定	144
11.6 结语 深渊的意义	145
第 12 章 弥赛亚精神与幽灵性：德里达与马克思	146

12.1	弥赛亚体系与弥赛亚精神	147
12.2	目的论时间与弥赛亚时间	149
12.3	幽灵性与驱鬼行为	151
12.4	未来的民主与新国际	153
12.5	结语 马克思遗产的历史性	156
第 13 章	向未来敞开的哲学：德里达与尼采	158
13.1	漂泊的文本与阐释的危险	158
13.2	多元的主体与多重的声音	160
13.3	债、宽恕与伦理学的革新	162
13.4	学术、现实与教育的使命	164
13.5	超人、他人与思想的未来	167
13.6	结语 “或许”与“弥赛亚精神”	169
第 14 章	符号学的解构之维：德里达与索绪尔	170
14.1	虚幻的语音与语音中心论	170
14.2	普通符号学与书写学	173
14.3	符号、隐喻与形而上学	175
14.4	共时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	176
14.5	符号系统的外部因素与意识形态分析	178
14.6	结语 共时性的陷阱	180
第 15 章	知识与意识溯源：德里达与胡塞尔	181
15.1	发生与结构：知识的问题	182
15.2	在场与缺席：时间的问题	184
15.3	表达与表示：语言的问题	186
15.4	独白与对话：意识的问题	188
15.5	范例与样例：欧洲的问题	190
15.6	结语 建构的世界	192
第 16 章	德里达的启示	194
16.1	不可解结之解	195
16.2	有利为，无无用	198

16.3 关系与网络	200
16.4 中心与边缘	203
16.5 中国的传统之殇	205
16.6 传统的历时性	207
参考文献	210

德里达的遗产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了70余部著作和400多篇发言稿,无疑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部著作称得上“他自己的”著作,每一部都是评论和回应,甚至是对评论的评论、对回应的回应。我们看不见德里达,只看见德里达竖起的一面面镜子,甚至镜子中的镜子。他一生研读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达数百位之多,重点评析的也有数十位,包括古典时代的柏拉图(见本书第二章)、亚里士多德(见第三章),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见第四章)、艾克哈特(见第五章),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见第六章)、蒙田(见第七章),启蒙时代的卢梭(见第八章)、康德(见第九章),19世纪的黑格尔(见第十章)、克尔凯郭尔(见第十一章)、马克思(见第十二章)、尼采(见第十三章),20世纪的索绪尔(见第十四章)、胡塞尔(见第十五章)、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更不用提大致同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列维纳(Emmanuel Lévinas)、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人了。

或许德里达最重要的遗产便是启示我们如何面对遗产。德里达反复提醒,我们永远是“内嵌于”传统的。既然传统永远先于我们,既然我们的读、写、思都被传统塑造,那么无论我们赞成或反对它,我们都已经是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从倾听经典开始”^①。但为了避免简单地重复传统,避免为了保护传统而扼杀传统,我们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进入经典。从边缘进入,从侧面进入,从其他文本的反射镜中进入。问题是,如此进入之后,经典还是我们“熟悉”的经典吗?反过来问:经典的“熟悉”面目真是经典的“本来”面目吗?争议由此发源。

^① Jacques Derrida, *Resistance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Peggy Kamuf,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74.

1.1 身前身后名

2004年10月9日,德里达在巴黎逝世。这位在敌人眼中一直都在拆解历史的哲学家终于进入了历史。仇视解构主义的人如释重负,甚至欢欣雀跃。《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乔纳森·坎德尔(Jonathan Kandell)撰写的讣告,标题称德里达为“晦涩理论家”,文中引用罗杰·金巴尔(Roger Kimball)、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等人的评论,以极其轻蔑的口气概括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回顾了解构主义的“丑闻”^①。《国民评论》发表的文章也颇为不屑:“不得不说,德里达的死被过分夸大了。这位法国哲学家完全陷进了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缺席’概念里,我们不禁会问,他到底活过没有。”^②《经济学人》的评论也认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位解构主义(一种定义混乱的习惯)的发明者,这位揭示前提、拆穿矛盾的文本破坏者,却不幸成了当代被引用最多的人文学者。”^③

从1967年解构主义进入学术视野以来,这样的敌意从来不曾消失过,在德里达去世之前就曾发生过三次大的风潮。第一次是在1984年。此前德里达和同道在1983年创办了“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当他被提名担任院长时,耶鲁大学哲学教授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写信给法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并引用据说是福柯的话称德里达讲授的是“恐怖主义的蒙昧”。与此同时,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在刊于《纽约图书评论》的文章中用同样的短语公开羞辱了他。德里达并未反击,只是感慨道:“一位哲学家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引用另一位哲学家私下的、难以核实的辱骂之词,仅为授权自己辱骂,我只想问这是在干什么。”^④第二次是在1987年,他的朋友、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犹文章被《纽约时报》揭露出来,德里达因为不愿严厉指责已经过世的朋友而被外界视为政治立场不正确,《纽

① Jonathan Kandell, "Jacques Derrida, Abstruse Theorist, Dies in Paris at 74," *New York Times*, 10 (2004): 1.

② John J. Miller and Mark Molesky, "Jacques Derrida, R.I.P.: The Legacy of Deconstruction," *National Review*, 13 October 2004.

③ "Obituary: Jacques Derrida," *The Economist*, 21 October 2004

④ Jacques Derrida, "Afterword: Toward an Ethic of Discussion," *Limited Inc.*, trans. Samuel Weber and Jeffrey Mehl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88) 158-9.

约图书评论》借机奚落道，解构主义的意思就是永远不用道歉^①。然而，公众普遍不知道德里达自己就是犹太人，童年时在阿尔及利亚由于法国维希傀儡政权的反犹政策而被剥夺了受教育权^②，晚年还被有反犹倾向的学者指责为“锡安主义者”^③。他避免用激烈的言辞谈论德·曼的过去，这与他温和的性情有关。就他自己而言，终其一生，他都在为边缘群体的权利呼吁，都在反对用中心的强力话语压制异质因素，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受到其影响并非偶然。第三次是在1992年。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的称号，10个国家的20位哲学家（没有来自剑桥的）联名致信《泰晤士报》表示抵制。他们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是他的著作“没有达到公认的清晰严谨的标准”，其文风“玷污了当代法国哲学的名声”，其观点“攻击了理性、真理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观”；二是他并非一位哲学家，因为他的影响“几乎都在哲学领域之外”^④。德里达指出，针对第二条，他的批评者狭隘地把哲学理解为他们所竭力保护的那个体制^⑤；关于第一条，有论者把此类攻讦之辞归于“傲慢愚钝的怀疑主义”，是一种沉湎于咖啡馆人文主义、拒绝接受新思想碰撞的惰性^⑥。

对于有耐心和善意仔细阅读德里达文本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立场如何，最终都会尊敬这位学者。德国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批评德里达过分保守^⑦，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两人却联手在《法兰克福汇报》^⑧和《解放报》^⑨刊文，表达了共同的政治理念，呼吁超越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实现欧洲的重生，推进国际

① "Obituary: Jacques Derrida."

② Jacques Derrida,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 trans. Patrick Mensah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14-6.

③ Christopher Wise, "Deconstruction and Zionism: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Diacritics*, 31.1 (2003): 56-72.

④ Jacques Derrida, *Points... Interviews 1974-1994*, ed. Elisabeth Weber, trans. Peggy Kamuf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420-1.

⑤ Jacques Derrida,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and Letter by Barry Smith," *Cambridge Review* (1992): 131-9.

⑥ Nicole Anderson et al.,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Futures of Jacques Derrida," *Social Semiotics*, 16.3 (2006): 401.

⑦ Jürgen Habermas, "Beyond a Temporalized Philosophy of Origins: Jacques Derrida's Critique of Phonocentrism,"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166-7.

⑧ 原文刊于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1 May 2003: 33. 英文版见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February 15, or What Binds Europeans Together: A Plea for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Beginning in the Core of Europe," Trans. Max Pensky, *Constellations*, 10. 3 (2003): 291-7.

⑨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Europe: plaidoyer pour une politique extérieure commune," *Libération*, 31 (2003).

法和国际制度的转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并强调公共空间在增进理解、达成共识方面的重要性。英国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指责德里达剥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内容，只宣扬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救世论”，对于现实的政治行动没有贡献^①。但在德里达辞世之时，他却在《卫报》上讽刺那些敌视德里达的本土知识分子：“对德里达的死，他们的反应既迷惑，又顽固……在他们眼中，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诗人和小丑的危险结合体。”^②

面对媒体的诋毁战，最感愤懑的是德里达曾于1986~2003年任教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师生们。他们联名致信《纽约时报》，称坎德尔的诋毁拙劣地扭曲了“一位卓越思想者、无私教师和谦和君子的生平与成就”^③。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和英文系主任的联合声明尤其谈到了德里达在教学方面的天分和热忱。他给每位学生论文的评语都是一封2~4页的手写书信，每周他与学生课外交流的时间都在6个小时以上^④。曾在法国巴黎高师做过德里达学生的德拉康帕尼(Christian Delacampagne)在她的回忆中也描绘了一位严谨的学者和敬业的老师。当时德里达每周都给学生上哲学研讨课，每次的文本细读至少持续两个小时，“即使原作只有十行”，而且“读柏拉图用希腊文，读休谟用英文，读黑格尔用德文”，课后德里达会回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包括“最幼稚的问题”。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德拉康帕尼在三年就读期间，“从未见过一次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或者“指派一位助手”批改学生的论文，“包括拼写错误”^⑤。见微知著，如果德里达对文本怀着如此的尊重，对思想怀着如此的激情，他会是一个弃传统如敝屣的虚无主义者吗？

但如果德里达地下有知，他更关心的恐怕不是别人如何评论一个空洞的名字，而是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本是否会继续激起思想的涟漪，就像他所熟悉的那些名字，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只要文本还活着，只要对话还在继续，他们便活着。

① Michael Sprinkler, ed., *Ghostly Demarcations: 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Verso, 1999) 87.

② Terry Eagleton, "Don't Deride Derrida: Academics Are Wrong to Rubbish the Philosopher," *The Guardian*, October 15, 2004.

③ "Letter by UCI Faculty, Students, and Staff to the New York Times," 19 July 2013, <http://www.humanities.uci.edu/remembering_jd/uci_letter.htm>.

④ Karen Lawrence and Andrzej Warminski, "Statement by UCI Community," 19 July 2013, <http://www.humanities.uci.edu/remembering_jd/lawrence_warminski.htm>.

⑤ Christian Delacampagne, "After Derrida," trans. David F. Bell, *SubStance*, 34. 1 (2005): 19.

1.2 越界的写作

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始于1962年出版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de Husserl: Introduction et traduction*)，但奠定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代表性哲学家地位的是1967年出版的三部标志性著作：《论书写学》(*De la grammatologie*)、《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和《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这几部书都体现了典型的德里达风格。他拒绝正面立论，而偏爱在评论别人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呈现自己的立场。《论书写学》主要分析卢梭和索绪尔，《声音与现象》主要分析胡塞尔，《书写与差异》内容较庞杂，涉及笛卡儿、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众多哲学家和文学家。就写作方式而言，隐喻化、抒情化的文学特征已经比较明显，但还没到“惊世骇俗”的程度。这些著作也凸显出解构主义的三个重要源头：卢梭的伦理关怀、索绪尔的差异观念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20世纪70年代，德里达著作的实验性更加突出，《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播撒》(*La dissémination*)、《丧钟》(*Glas*)和《绘画中的真理》(*La vérité en peinture*)是这一时期的力作。《哲学的边缘》集中展示了德里达微观手术式的思维方法，其中收录的“延异”(Différance)一文浓缩了解构主义前期的主要思想^①。《播撒》和《丧钟》的风格近乎肆无忌惮，不仅远离了几何推理式的西方哲学规范，甚至也突破了柏拉图的文学化对话形式，而直接采用了小说叙事手段、空间化版面布局和跨文体写作，冲击了学术界的阅读定势。但从长远看，怪诞的风格似乎得不偿失，有买椟还珠之憾，容易搅乱读者的视线，让他们忽略潜藏其中的对西方思想史上两位核心人物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精妙解读。相对而言，学术界对《绘画中的真理》关注较少，但此书却透露了解构主义的另一个隐秘源头——康德。

1980年，德里达出版了《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这是他跨文体写作登峰造极的作品，也是最后一部风格“前卫”的作品。书的前一半是虚拟的明信片上的书信体文字，后一半才是论说性的文章，内容天马行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和拉康。这本书是解构主义前后期的一个分水岭。此后，至少在写作方式上，德里达的实验性收敛了许多；而在主题的广度上，则如冲出峡谷的江河，豁然开朗。从1962

^① 原是1968年一次学术会议的发言稿。